

天
狀
王

江都縣中學校

第 二 十 三 期 合 刊

◀角二洋大價定册每▶

◀版出日十二月三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編輯部啟事

本刊第十一期，付印逾月，爲手民所遲誤，至歉至憾，茲從第十二期起，改交勝業印刷社排刊，並擴張篇幅，以負愛讀者雅意，即希公鑒

江都縣中校刊編輯處敬啟

三月十日

評黃侃古音說

厲鼎達

黃季剛古音學說，(註二)章太炎漢微言嘗一稱之，(微言，章弟子吳致仕所輯)，錢玄同取其理論入文字學音篇，顧實古韻學，亦以爲最後定論，(顧編古韻學講義張世祿據而改編成書)，此南北二大學教授，(錢曾任北京大學教授，顧曾任東南大學教授)，既費用而無所更張，影響之大，可以想見，時則有張煊，著求進步齋音論，(北大國故月刊中，原文未見)，踵陳澧切韻考之後，通檢廣韻中一字兩音之互注切語，於紐得二十八，(幫滂並明端透定泥來照穿牀審禪日精清從心邪喻見溪羣疑曉匣影)，視黃氏所謂古音增照穿牀審禪日邪喻羣九紐，視黃氏所謂今音少知

本期要目

論著

- ① 評黃侃古音說.....厲鼎達
 - ② 述句讀及文法學.....狄 觀
 - ③ 德國藝文志略.....星 槎
 - 譯述
 - ④ 白魯特斯刺殺後演說詞.....許 時
 - ⑤ 美國文藝史緒論.....顧 衡
 - ⑥ 西土沈淪論.....小 通
 - 談叢
 - ⑦ 晴窗隨筆.....大 樹
 - 書評
 - ⑧ 外國名著譯品錄.....桐 嘯
- [甲]十日談 [乙]孤獨之魂 [丙]吉訶德先生

澈澄娘非敷奉微于神莊初山十三紐，(黃氏就陳氏不澈底之廣韻切語考，四十類說，分微於明)，(羅常培切韻探頤取焉，陳鐘凡聲韻發凡，(東南大學講義)，謂查該在廣韻中亦屬古本韻，黃說尙有疏漏，遂擬增古韻爲三十部，蓋亦取張氏音論通考廣韻之結果也，(陳氏後聞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韻a之說，合歌魚爲麻，實餘廿九，似其於此遺無真知勺見)，至於黃氏之論聲調，謂「古無去聲段君所說，今乃知古無上聲，惟有平入而已」，其說不過就段氏古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古無去聲說，而推廣之，(段氏十七部古韻表中惟五部有上聲韻)殊不知平入之異在韻，不在調，謂古惟平入二調，不如謂古無所謂聲調之爲得，

天狀 江都縣中學校

第 二 十 三 期 合 刊

◀角二洋大價定冊每▶

◀版出日十二月三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編輯部啓事

本刊第十一期，付印逾月，爲手民所遲誤，至歉至憾，茲從第十二期起，改交勝業印刷社排刊，並擴張篇幅，以負愛讀者雅意，即希公鑒

江都縣中校刊編輯處敬啓

三月十日

評黃侃古音說

厲鼎達

黃季剛古音學說，(註二)章太對炎漢微言嘗一稱之，(微言，章弟子吳致仕所輯)，錢玄同取其理論入文字學音篇，顧實古韻學，亦以爲最後定識，(顧編古韻學講義張世祿據而改編成書)，此南北二大學教授，(錢曾任北京大學教授，顧曾任東南大學教授)，既襲用而無所更張，影響之大，可以想見，時則有張煊，著求進步齋音論，(北大國故月刊中，原文未見)，踵陳澧切韻考之後，通檢廣韻中一字兩音之互注切語，於紐得二十八，(幫滂並明端透定泥來照穿牀審禪日精清從心邪喻見溪羣疑曉匣影)，視黃氏所謂古音增照穿牀審禪日邪喻羣九紐，視黃氏所謂今音少知

本期要目

論著

- ① 評黃侃古音說.....厲鼎達
 - ② 連句讀及文法學.....狄 韃
 - ③ 德國藝文志略.....星 槎
 - 譯述
 - ④ 白魯特刺殺愷愷後演說詞.....忤 時
 - ⑤ 美國文藝史緒論.....耀 衢
 - ⑥ 西土沈淪論.....小 通
 - 談叢
 - ⑦ 晴窗隨筆.....大 樹
 - 書評
 - ⑧ 外國名著譯品錄.....桐 嘯
- 〔甲〕十日談 〔乙〕孤獨之魂 〔丙〕吉訶德先生

澈澄娘非敷奉微于神莊初山十三紐，(黃氏就陳氏不澈底之廣韻切語考，四十類說，分微於明)，羅常培切韻探頤取焉，陳鐘凡聲韻發凡，(東南大學講義)，謂盡談在廣韻中亦屬古本韻，黃說尙有疏漏，遂擬增古韻爲三十部，蓋亦取張氏音論通考廣韻之結果也，(陳氏後聞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a之說，合歌魚爲麻，實餘廿九，似其於此道無真知灼見)，至於黃氏之論聲調，謂「古無去聲段君所說，今乃知古無上聲，惟有平入而已」，其說不過就段氏古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古無去聲說，而推廣之，(段氏十七部古韻表中惟五部有上聲韻)殊不知平入之異在韻，不在調，謂古惟平入二調，不如謂古無所謂聲調之爲得，

（魏建功著古陰陽入三聲考一文似知此意，）桐
昔爲古馬韻之分析，字調轉變考等文，（載鍾
英半月刊，民十六秋出版，）竊疑其說之非，
緣廣韻一字兩音，注義各別，其有兼收平上者
，上聲字下，注者多原始義，平聲字下，乃引
伸義，蓋中古文字，音隨義轉，且準今北平語
二上連文，前者讀平，及詞曲以上作平例觀之
，則上聲爲古矣，

附註

一、黃氏古音說，除音略，略例以下數篇，
曾載華國月刊，知者較多外，餘若音論
，聲韻通例，陳鐘凡古書讀校法，國學
入門講義，嘗引用之，黃現授課於中央
大學，除音表數頁外，不編講義，蓋猶
未肯遽以全豹示人，余昔於其古有平無
上之說，屢有論列，今檢篋筒，猶存上
聲作平解一篇，特以附此，

上聲作平解

清人萬紅友（櫛）詞律發凡（論上作平一則）
或曰入聲派入三聲，吾聞之中原韻務頭矣，
上之作平，何居，余曰，中州韻不有「者」「
也」作平乎，上之爲音，輕柔而退遜，故近
于平，今言詞則難信，姑以曲喻之，北曲清

江引，末一字可平亦可上，如西廂之下場頭
「那答兒發付我，」我字上聲，「香美娘處分
花木瓜，」瓜字平聲，天下樂「汎浮查到日月
邊，」邊字平聲；「安排着憔悴死，」死字上
聲，如此等甚多，用上皆可代平，卻用不得
去聲字，但試于口吻間諷誦，自覺上聲之和
協，而去聲之突兀也，今旁注平之可仄者，
因不便瑣細，止注可仄，高明之家，自能審
酌用之，至有本宜平聲，而古詞偶用上者，
似近乎拗，此乃借以代平，無害于腔，故注
中多爲疏明，如何籍宴清都前結，用「那更
天遠，山遠水遠人遠，」書舟亦效之，用四
好字，蓋「遠」，「好」皆上聲，故可代平，其
句字本宜如美成所作「庾信愁多，江淹恨極
須賦」，多字淹字，宜用平聲，此以二遠字
代之，填入去聲不得，譜圖讀作上六下四，
認遠字仄聲，總注可仄，是使人上去隨用，
差極矣，此類尤夥不能備引，閱者着眼，
同書卷十九，宴清都又名四代好註。

按其詞何籍于前結云「那更天遠山遠水遠人
遠」書舟效之云，「那更春好，花好酒好人
好，」因名之曰，四代好人見「四代好」之名
甚新。不知其即「宴清都」也，但遠字好字上
聲，以平可代，故借入用，不礙音律，若不
知其理，而泛謂仄聲，可以上去通用，填入
去字，則爲大謬，曲中四聲，以一平對上
去入之三仄，固已，然三仄可通用，亦有不
通用之處，蓋四聲之中獨去聲另爲一種沈著
遠重之意，所以入聲可以代平，次則上聲亦
有可代，而去則萬萬不可，人但于口中調之
，其理自明，南北曲之肯綮，全在此處人則
謂今日之曲付歌喉，尙且不必拘泥，詞又不
入歌，何妨混填，此大謬之說，何也，詞即
曲之先聲，當時本以按拍，豈可以鬚牙捩喉
者，號爲樂府乎，如此遠字好字，若作去聲
，便落腔矣，明王漢陂作南曲，亦採天遠八
字，爲結歌者不以爲拗，因是上聲也，去則
唱不得矣「且天遠春好，天春二字，人遠人
好好人字，須要平聲，不可謂下用四箇遠字
好字，而其上面之字，平仄不拘也」，
按周高安（德清）中原音韻僅以者也二上聲字作
乎，萬紅友乃進謂曲中，作平者甚多，甚至詞
中亦偶有上作平者，此其所以爲異也，
馬國英國音入聲字指南例言十四，
字調在語音裏，因爲上下字調的關係，常有
變動，例如兩個上聲在一塊兒，上邊的要變
陽平，一部分的入聲字，在去聲前也要變陽
平。

此說上聲作平之原則，趙元任國音新詩韻理論第二章第五頁，言之尤審，

兩個都是重音的「賞」聲的相連，第一字改讀

「陽」聲，例如「老子」是兩個「賞」聲字，但是連起來說「老子」當老聃的名稱講，「老」字就變成「陽」聲和「勞」字同音了，又如「好」

「酒」兩個字是賞聲，連起來說「好酒」「好」，

就變成「陽」聲，像「豪」字的音了，但是兩個

「賞」聲字不是一連的就不在比例，譬如說，

「好！酒都壞了！」因為「好」字後停頓了一下

，就仍舊念「賞」聲，不改念「陽」聲了，

按此皆言語中之變態，猶未足以概一切也，

然陽平之成立，乃近世中部北部官音之現象，

雖未可以概古音，亦未可以統陰平，但有二義

乃從反面證得，

一、上可作平，平不可作上，故黃侃古有平

無上，上聲後起之說不可信，

二、上可作平，去不可作平，故顧炎武，古

四聲一貫，去可轉平之說不可信，

以上云云，特就黃說自身之罅漏，加以訂正，

實則考鏡古音，但據廣韻加以裁併，原非至當

之法，自來古音家，互相蹈襲，而不知其迷誤

，遂至集大成之黃君，乃有此完全根據廣韻以

解決之法，其意蓋以為彼所考之古本韻三十二

韻（其中歌戈，寒桓，痕魂，曷末八韻，廣韻

以一開一合分韻，併之乃得二十八，有符異之

狀，即其中祇有十九古母音也，又與切韻指掌

圖之一四兩等音合，故知此當為漢魏六朝唐人

相承之古韻部，北宋初年人猶能知之，至於十

九古聲母說，則因昔戴震作轉語二十章，示古

約有二十字母，而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有

古無輕唇音，及古音類隔之說不可信，明古無

非敷奉微，知徹澄七母，章炳麟作古娘日二紐

歸泥說一篇，明古無娘日二母，是則唐代以下

相傳之三十六字母，在古代缺其九得二十七（

視張煊之說僅少日紐）章氏又明古深喉喻入影

，併齒頭正齒為一，黃君乃進謂其所考廣韻古

本韻中所用之音紐，皆祇，見，溪疑端透泥

，精清從心幫滂並明彰曉匣來十九母，此十九

母既在古本韻之中，當然為古本音之字母，似

次古聲古韻循環論證法，按之論理因明之學，

本已謬誤，其說古無羣（而有定從并三類似聲

紐）斜等聲紐於音學條理，既難徵信，縱有一

二聲紐通轉之例證亦不能折人，（黃氏論證未

詳，嘗見南高東大同學所出文哲學報中，載某

君聲韻通轉表，幾於各紐互相通轉，雖詳具例

證，徒見其或係方國殊音，或係學人誤讀，不

然則係古有複輔音與三十六母大異）且夫切韻

實為當時古今南北音韻雜廁之書，（廣韻沿之

，而則出戈桓諄，果，緩準過換稊曷術十一合

口韻，於開口韻外，則一等於無所改制，陸法

言序：述之甚明其言略曰，

「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

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

秦隴則，去聲似入，梁益則平則深似去，又

支（章移切）指（旨夷切）魚（語居切）虞（遇俱

切）共為一韻，先（蘇前切）仙（相然切）尤（

于求切）侯（胡講切）俱論是切……江東取

韻，與河北後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

欲更擇選精切，除削疏緩」

按其文意乃欲從古今南北音中，定一混合標準

音，為讀書談話之助，而不料其結果，適成一

種不能代表任何一時一地之音系，今若謂其書

包含一整套古音在內，豈可信哉，斯則黃君立

說取證根據之誤也蓋世每疑古音簡而今音繁，

實則語音變化，固有變混為晰，化繁為簡二途

，相反相成，自然更易，趨於發音易 *easier or-*

anic movement 與簡而能達 *Simple and exp-*

ressive 之域，是則古今聲韻，儘可大相逶迤儘

矣，偶閱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二十一號，載有朱芳圃君，珂羅備倫諧聲原則與中國學者研究古聲母之結論，謂黃侃十九聲說（近代學者幾視此爲定論，然其考定之方法，純爲循環論證，案之實際，未合者尙多）一語破的，實獲我心，實則黃氏古十九聲母說，既不能成立，則古二十八韻說亦因其方法上之假設，循環論證，同爲不可信矣，且即就古韻說言之，舉凡鄭庠，顧亭林，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廣森，王念孫，章炳麟諸家，犬牙相錯，各執一詞之韻部，黃氏兼收並蓄，而於矛盾不兩存者，亦不之計及，其說何能徵信，古韻二十八部說，不可信，斯其古有十九聲亦不可信矣，黃氏立說，巧如連環一經擊破，遂無可存，所待商者，則惟有古無字調一說，黃氏所謂古無上聲（一不如作古無平聲）者耳，

按古四聲不同今韻之說發自金壇段玉裁然其論四聲之相轉，則亦有本崑山顧亭林之說者，大抵本問題之癥結在入聲，而顧段諸家之所蔽，則在先存一平聲爲主調之成見，余昔有論顧炎武四聲音轉說之非，論段玉裁古四聲說之非諸文，茲摭其要附著篇末，並以舊作段玉裁古四聲說箋正殿焉，至於作者對於四聲古今轉變之意見，前後會有二相反之主張，一爲古簡今

繁說，即古無字調，其後漸由有收聲之字，脫脚聲尾，而變爲陰聲，與舊有者相別異，因有平上去之名，而與未及變者之入聲合爲四聲，一爲古繁今簡說，則見於論字調演化上張歆海先生第二書（第一書論近世調變，如上作平陽平之成等，稿未錄副）以爲古調具備，因梵文之音理，六朝人始立四聲之名耳，

（附一）

論字調演化上張歆海先生第二書

四聲平上去入之名，起於永明，今惟粵音備具古意，然細考入聲中韻母既是促音，末尾收聲，又屬特異實不能與三聲，並列且如今之粵音，入聲自有其三調，（今人高元說）故若更辨發音之清濁，則實際乃得十二聲即

1. 清平
2. 濁平
3. 清上
4. 濁上
5. 清去
6. 濁去
7. 平清入
8. 平濁入
9. 上清入
10. 上濁入

11. 去清入
12. 去濁入

併其清濁與聲尾之異者言之，則惟僅三調 即平上去是也，此三調與西文音母之分 Accent a Ign, Accent Grave, Accent Cir Cumblex 相應，疑當南朝梵學東漸，故字母之學，反即之學，辨調之學，一時俱至，而此三種聲調，適與當時吾華語音分化之現象相當，故周顒沈約之徒，得定平 (Accent Grare) 上 (Accent aigu) 去 (Accent Cir Complex) 之名，惟於彼收促者不能細辨，且以特異而又字少，故統歸爲音爆聲類命曰入聲，後世相沿，更難易轉，就此四調言之，濁上近於濁去，故今人有七聲之說（原本毛西河）詞曲間以入派三聲，而作平去者濁，作上者法本吳師顧曲塵談以是知即第8 9 12 三種入聲，因時轉化之結果，故通說今之粵音，有陰入二，陽入一，實即第7 10 11 平清入去清入，上陽入之遺影耳，（參趙元任說）後此演化，朕迹較明，一則濁平轉爲陽平，（同時有入作陽平，去作陽平，馬國英說）上作陽平（詞中如此之現象）是爲最後出之聲調，餘則清濁併合於是有陰陽上去入五聲之說，（今江淮間通見）則部定國音採之，西北部入聲更派入陰陽上去中（趙元任說）於是出由平上去入之四聲

一變而爲陰陽賞去之四聲矣。今新定國音（即北平音）採之，至中古字音分化之故，可以字義孳乳，一字兼數義，又不能無以別異，在西文多節或可變其語尾，而已足華字單節，必改其韻，韻不能過事更張，則略變其抑揚之調，以是音韻家得借梵文條理，整齊之分劃之，而三聲四聲之說興矣，積年疑滯，一旦豁然貫通，未知有謬於理否，敢以請教。（八月八日）

（附二）

論顧炎武四聲音轉說之非

顧氏音論古人四聲一貫條云，「古人之詩，平自韻平，仄多韻仄，亦有不盡然者，而上或轉爲平，去，或轉爲平上，入或轉爲平上去，則在歌者之抑揚高下而已，」上之或轉爲平，入之或轉爲平上去，證以後世詞曲及今之北音，誠有可信者，去之可轉爲平上，則乃無據，觀於顧氏之解此也，則曰「歌者以上爲平，而不以平爲上，以入爲去，而不以去爲入，何則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平音最長，上去次之，入則詘然而止，無餘音矣，凡歌者貴其有餘音，以無從餘有餘，樂之倫也，」是亦只言上之可爲平，入之可爲去，乃以平音較長於上，而入音最短耳，上與二聲，孰長孰短，顧氏未有明言，以今考之，則去聲最高點與最低點之距離

，平均較其他三聲爲長（見劉復實驗四聲變化之一例結語，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三號四五〇頁）此即去聲在詞曲中最能發調之理關於去聲在詞曲中地位，（參閱萬樹詞律發凡，吳瞿庵先生詞學通論言之尤晰）故苟以樂理論聲變，與其言去可轉平上，不如言平上可轉去。顧氏惟誤執平音最長之說，於上去之長短，又不能遽定，徒欲倒轉四聲次序，以定聲變所趨，陋矣，

或曰，以去作平，中原音韻，不有鼻字耶，答曰，鼻字，今江淮之間，猶讀如必，是今韻入聲質韻中失收仍是以入作平也，且今韻鼻字在去聲至部，古去至入質同用（王念孫說）至部之字，自古質部變來者甚多，鼻字其一，此字原爲入作去，後世乃作平，故高安誤以爲去作平耳，不然，去聲字亦多矣，何更無第二字作平者耶，

（附三）

論段玉裁古四聲說之非

段氏六書音均表，其剖析精微，誠有過於顧氏者，表一古四聲說，云「泊乎魏晉，上入聲多轉而爲去聲，平聲多轉爲仄聲」入之轉而爲去，顧氏先已言之，上之轉而爲去，則與顧氏去或轉爲上相反，而段氏爲優，理由已詳論顧炎

武四聲音轉說之非節中，至平聲轉爲仄聲一語，亦有未諦，則平之可轉爲去，證之音理，誠宜可信，若平之轉上轉入，則是自長而短，悖於音理，甯有過是，故顧氏之以爲去可轉平，與夫段氏之以爲平可轉上轉入，皆坐以平聲爲基本聲之一種不自覺之錯誤，以第二部平聲蕭宵肴豪諸韻字在詩中，多與入聲覺藥鐸諸韻字觀之，正古覺藥鐸之一部分轉爲平聲蕭宵肴豪之證，而非漢以後平轉爲入也，其理由有二，平聲音長，入聲音促，如顧氏說，入宜轉平，一也，後世聲轉，惟見入之轉平，不見平之轉入，二也，詩經中凡入聲緝盍九韻字收節唇爆聲（父）者，獨自爲一類，是此類入聲自上古至中古，未有遷變，質櫛黠屑薛與去聲至霽通叶，月曷末黠鐸薛與去聲祭泰廢夫通叶，（本王念孫說）是古收節舌前爆聲（去）者，中古，或轉爲去，以音理言之，則古之收節舌根爆聲（二）者，其變當更早更全，以其收聲最隱微也，詩經中覺藥鐸之與平聲叶，不外此等入聲暫轉平聲，及平聲原爲入聲，後世轉爲平聲二種，均之，不可謂平聲轉入聲也。

（附四）

段玉裁四聲說箋正

華字辨音，凡分三項，曰韻，曰聲，曰調，古

韻之學，啓自宋吳棫，鄭庠，至明末顧炎武而始粲然有序，古聲則錢大昕發其凡古調則段玉裁倡其議此三者本相關連惜乎一以貫之者之難得其人也。吾於此道，寢饋有年，每思以古調定聲韻，然以段氏之說既深入人心，慮不有辭關，難以法人之惑特撰新篇，知音君子，有以教之，則幸甚矣。

考段氏古四聲說，具見其所著六書音均表一，茲爲辨證起見，錄其全文如次，而後逐節箋註，隨文訂正。

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也，（箋一）攷周秦漢初之丈，有平上入而無去（箋二）洎呼魏晉，上入聲多轉而爲去聲（箋三）平聲多轉爲仄聲（箋四）於是乎四聲大備，而與古不侔（箋五）有古平而今仄者，有古上入而去者，細意搜尋，隨在可得其條理（箋六）今學者讀三百篇諸書，以今韻四聲律古人陸德明，吳棫皆指爲協句，顧炎武之書，亦云平仄通押，去入通押，（箋七）而不知古四聲，不同今猶古本音部分異今也，明乎古本音，不同今韻，又何惑乎古四聲，不同今韻哉，如戒之音亟，慶之音羌，高養之音香，至之音質，學者可以類求矣（箋八）古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上與平一也，去

與入一也（箋九）上聲備於三百篇（箋十）去聲備於魏晉（箋十一）第十部正多轉爲入聲（箋十二）第十五部入多轉爲去聲（箋十三）古無去聲之說，或以爲怪然非好學深思不能知也，不明乎古四聲，則於古諧聲，不能通如李陽冰校說文，於臬字曰，自非聲，徐鉉於奇字曰，問非聲是也（箋十四）於古假借轉注尤不能通，如卒如舉郢之到，本程字之假借，類沛之沛本，跋字之假借而學者罕知是也（箋十五）

【箋正一】按此節段氏另有說，曰「古今不同隨舉可徵說」錄其關於四聲者如左，

上韻內之字多讀爲去韻，此四聲異古之徵也，今音不同唐，即唐有不同古之徵也，

按今音濁上多讀爲去，如平上去入之上字，古讀如賞，而今乃讀成去聲，尤眼前佳例也，近人章太炎國故論衡正言論曰，「濁音上聲變去聲界，除浙江嘉興湖州二府，他處皆然，」此段說之好注脚也，雖然此固有方音原因在其中，不必今之道必可通之古也，且必以今音爲言，則今之方言，固無有不具去聲者而有無入聲者矣，由是而信孔廣森古無入聲之說，似猶彼逾於此，故知斯說之不足恃也，

【箋正二】按段氏詩經分十七部表羣經韻分十七部表上聲祇五部，入聲八部，以異平

同入說爲輔，立說至參差不齊一，殊難感服自來承學之士，多震於段氏之盛名，於其所說不問是非，替其目以信之，是亦吾人之大蔽也。

【箋正三】

按上之可轉爲去，已見前辨；入之可轉爲去，如元曲，如北音，皆屬其例

，然未始無方域關係存其間，陸法言功均韻序所謂「秦隴則去聲爲入」則其由來舊矣，孔廣森至謂入聲始於江左，非中原舊讀，而顧亭林音論卷中，四聲之始條云「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若有界限，絕不相通」此說與段說鑿柄不合，殊爲顯然近人唐鉞，乃謂「魏晉以後的韻文，以廣韻核之，平韻平，上韻上，去韻去，入韻入者，在十分之九以上，」且以文賦詠懷詩諸篇爲證，以爲各處用去聲字甚多，如當時無去聲，極難偶合至此，竊按此說非是四聲各自爲韻三百篇中其例多矣，江來古韻標準，論詩經韻例亦顧氏聲論之說，而曰「平自韻平，上去入自韻上去入者恆也，」然則據是以言則古亦已具去聲，不必待魏晉矣，可見以韻文爲據不足恃然則古絕無去聲，入聲多轉而爲去聲之說猶可議也，

【箋正四】

平聲多轉仄聲，猶無佐可尋，設吾人檢廣韻則平聲之字倍於上去，而四倍

於入，則且將信古仄有轉平者矣，烏見其轉仄耶。即求之詞曲與今之方言，有入作平上作平者矣，段氏說之不可信豈不明甚，顧炎武音論謂沈約冠子祝辭讀化爲平，是將可謂魏晉齊梁仄聲轉爲平聲乎？

箋正五 按此論四聲大備，與古之不備不侔一也，魏晉之四聲與古之四聲不侔二也

前者已如前辨，後者亦只可作部分之承認，即古今四聲隨時代之變容有歧異是也。

箋正六 按此所謂條理，皆不足爲定案，即翻其說而言之，亦覺言之成理，故知此非足以服人之說

箋正七 按顧氏詩本音羅列四聲變互通押之例，不僅去入通叶已也。去上有通叶者，上入有通叶者，如此之類其例實繁，段氏於上入通押，平上入通押，平上通押，平入通押者，皆任意分派，固不足以服人矣，蓋顧氏固爲失之，段氏亦未爲得也。

箋正八 按此四五例，既嫌稀少不足爲證，此實部分爲然非必全體概謂古無去聲，未見其可。

箋正九 此說最爲誤人，夫既日上聲備於三百篇，則古之平與上爲一類，出乎三百篇前者，將何由知之耶，段氏惟見去入之多通

押，故曰去入爲一類。因之括平上爲一類，夫今吾人所論，即詩經時代之古音，段氏既明列上聲六部與平異列，曷爲又言古平上爲一類，近人章太炎胡適信其說，亦不能自舉佐證，殊不知段說本無據也，故其後段氏弟子江有誥即不遵用此說，而段氏猶不得不傾倒備至也。

箋正十 段氏分古音十七部，上聲惟入部有之，是備而未備也。

箋正十一 按以段氏之去證段氏之說，則去聲不必魏晉始辨三百篇時亦已有之，已如前辨，若遵顧氏之說，則四聲之論起於永明定於梁陳之間，不若魏晉之早，故知此說猶可商也

箋正十二 按此段氏實誤，胡適入聲考即已證之並以平入互叶之現狀言之，古有入而無平之說，似勝於古有平，而無入也，又此爲段氏證其平聲轉爲仄聲唯一之論證，今乃知既不足信，即平聲轉爲仄聲說之不足信矣

箋正十三 按此爲段氏論證唯一是處段氏乃以推之全部去聲，是犯以偏概全之誤也

箋正十四 按此論諧聲，誠足正前人之誤，然此非彼等不知古無去聲之過，乃彼輩不明古今聲變之故也不然，則雖不知古有無

去聲亦知諧聲矣

箋正十五 此論轉注假借固是然與古之有無去聲無深切之關係，以不主古無去聲論者，亦可承認轉注假借也

總之，段氏唯以偏概全，又誤據今之方音定古音，殊不知今之方音千差萬別，古音之中，豈無方音之異若觀會通，則古無去聲之說，不攻自破，即由去入通押，生出之平上爲一類之說，尤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者矣

蓋謂古今音有異可也。謂古四聲與今四聲不侔可也，謂古無四聲則必有待詳細之攷證，匪可武斷也

述句讀及文法學

狄韞

我國舊有句讀之稱。而無文法之學。自馬福叔馬氏文通出。博采例證。以究句讀組成之法。於是西人句讀之學。遂入中國。繼馬氏後者。招撫西人訓蒙課本。比傳華文。而爲文法語法者。實繁有徒。終以馬氏博貫中西。不之能逮。然求如孫先生所昭示吾人。廣搜各國最近文法之書。擇取精義。爲一中國文法者。猶未之見。是用發憤鑽研。既博覽經史。旁及百家。下逮俚辭小說。以爲之基。復取梵典聲明。泰西文法。以爲之輔。而尤斤斤於文法精義之探討。久久未能自信。最復得丹抹語言學者。耶

斯彼善氏 (Jespersen) 之說。其人深明華文。爲歐西言語學者論吾國語者中。最得其平者。胡君所嘗稱引而補苴者也。其書曰文法哲學。探本究源。皇皇鉅著。今師其意。而不襲其貌。冀於茲世。有芹曝之獻。

句讀者。馬氏曰。凡有起詞、語詞、而辭意已全者、曰句。未全者曰讀。案說文句、曲也。句、曲也。(句部) 一、鈎逆者謂之概。L、鈎識也。從反一。學記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疏、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 通雅引作離經辨句。是句卽志。志識通。L 所以標章句之符號也。(說文、有所絕止而乙之也、史記止、輒乙其處乙卽上也、) 段氏曰。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鈎乙之意。古音總如鈎。後人句曲音鈎。章句音屨。又改句曲字爲句。此淺俗分別。不可與道古也。斯爲得之。又案讀、通雅所謂麗於六經。使時習之。先辨其句讀也、之讀。徐邈音豆。字又作度。皇甫茂正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杜。度卽讀。所謂句心也。蓋、卽所表句讀之符號也。(案度、說文曰法制也。從又庶省聲。徐曰、又、手也。布指知尺、故从手。又尺。說文曰。从尸乙。乙所識也。是俱與句乙有關。) 總之。句者、有所絕止。而讀、句之微

也。西人標點之制甚嚴。故句讀之分甚要。華文則不若是云。(此謂西文句必隨以、。讀則不定。非謂華文句中無讀也。)

夫文法學之成立。固有二因。一所以讀文而辨志。一所以抒志以爲文。故文法之學。當分辨析、組合二科。前者曰默符邏輯 Morphology 所謂生體學。後者曰心託茲 Syntax 所謂組織學也。自來造文法書者。皆從前者立說。胡君亦全自心理立論。偏於後者。皆所謂各照隙罅。鮮觀衢路者也。且今人不過稍習西文。粗知詞品。比傳綠飾。遊談無根。求如馬胡之洞究六書。澈知音韻者。已尠其人。是以文法之書。可觀者少。今既究明文字源流。疏通形聲徵妙。則可進言生體組織之學矣。國文生體學之要點。約有二端。曰字序慣例釋。曰虛字使用法。此耶斯彼善氏之說也。胡君則益分字爲三。曰有實質之語詞。喻如單獨國。曰介節詞。喻如自由市。曰語助節詞。喻如從屬國。而句則一大聯邦也。今試彙綜其論。而定條理、如左所示。

一句素 字 實字、介字、助字三類。

頓 合字而成、或平行曰駢字頓。

或交會曰複字頓。

讀 合字或頓、或字及頓而成。

二句序 句序固定之由來。

句素主從副主任。

句序之一般規則。

何謂實字。有實質之字也。或表實。或表德。或表業。近人所謂名代動象諸品也。實字之在句中。因負發表完全思想之責。而其本身。依然獨立。卽不失其實質意義也。介字雖不如實字之重要。而本身自由仍在。助字則大半隨他字爲轉移矣。國文實字最多。介助甚少。(介助卽通常所謂虛字。古人所謂詞也。說另詳。然介助雖微。每或牽一髮而全身動。此虛字之研究所由當重也。

考爾雅十九篇。其所釋者多屬實字。自漢劉熙釋名。以遠明朱鬱儀駢雅。亦然。釋介助者。自清人確山劉氏助字辨略。高郵王氏經傳釋詁始。今按王書後出。所錄才百六十字耳。統計十三經。凡有六千五百四十四字。說文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宋人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九十四言。(隋切韻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據封演見聞記。今殘。) 至明篇海、類纂、字彙、及續補、三書。則逾四萬五千。至清康熙字典、及補遺備考。與夫近日之中華大字典。蓋凡五萬六千餘矣。王書雖尙未備。較之經字說文。至多不啻百分之二三耳。推之後代。諒不

能大差。試取馬氏文通卷一。所附之例。以實此言。

史記孔子世家贊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

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器生以時習禮其家余

低徊留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

則榮沒則己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

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篇中助字。惟云。(此爲曳聲結字。故爲助字

、馬氏文通原註外動、未安)矣、則、則焉、

矣、六字。以、至於(二字連介字、原註非、)

自於、五字爲介字。此古文簡勁之故耳。劉師

培曰。西漢之書。言辭簡直。故句法貴短。或

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錙銖。東漢

之文。句法較長。即研鍊之詞。亦以四字成一

語。魏代之文。則合二語成一意。按此論句法

長短。虛助之字。實作祟其間。唐宋文人以復

古爲驚。稍稍規復。至元曲則句法更長。如兀

的不急煞人也麼哥一句。其虛助且多於實字。

今之新體詩文。亦循其迹。蓋虛助寫聲氣者多

。文而從語。則枝贅固有不能免者也。

至字序問題。更國文特色之所寄。蓋詞句之間

。自在配置。但有先後之慣例而已。昔之翻佛

典者。不覺梵化。今之譯新學。又或倭化、歐化、以非正則。措之。

所謂句者何也。比較上完備而獨立之言語也。其完備與獨立。可以其單獨存在。或其可以單獨存在。單獨節發證之。(三〇七)

所謂句者何也。句之一部。自具句之體式者也

。(一〇三)故讀以地位之不同。可爲主從(註)

副三品。試就馬氏文通所舉例以證之。

主品之讀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孟子)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全上)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論語)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全上)

君能制命爲義(左傳)

臣能承命爲信

信載義而行之爲利

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全上)

孰謂鄙人之子知禮乎(論語)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左傳)

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孟子)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全上)

(註)三品之說。耶斯彼善氏所發。其說至精。

主品者 Primary Rank 從品者 Secondary Rank

K副品者 Tertiary Rank

蓋主品之讀。即文通所謂讀作實字用者也。或

爲起詞。或爲賓次。從品之讀。即文通所謂讀爲靜字者也。從者。從主品之字或讀也。副品之讀。即讀作狀字用者也。副者爲從品字讀之佐副也。其例可以類推。今茲削去。以省篇幅。

所謂頓者。句讀之一部。字面少長。而一氣連貫。施之句中。不得不稍住者也。亦有主從副之品。如讀例。至於字。則一形一音而含有一義者。亦有主從副之三品焉。論句讀之規範。必以文字爲基。所謂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宋從。知一而萬畢矣。近今坊間所出。楊氏詞詮。及古書之句讀音合而觀之。實一部中國文法佳書。舊日屬稿至此。久久未續。今惟據耶氏說。以資拾補而已。學者循是以求。有餘師矣。(楊氏近又有高等國文法出版)

字有附加、並列二種。各有主、從、副三品。附加語二者爲一意。有如左稱。

附加或限制性。或非限制性。Junction

主品並列 hexus 從品並列 adnex

從品 Adjunct 副品 Subjunct 以及又副品 Sn

b-snb junct

每句之中。常有數字。性稍流動。是爲從品之字。又有性較堅實。若中流之砥柱者。是則主品之字。大凡起詞必爲主品字。但不必句中惟

此一主品字耳。故起詞為較確定而特殊。而語詞則較不確定也。

至所謂賓次者。亦主品之字。實起詞之隱晦者也。句中若有二賓次。則其一直接賓次。轉受動時。即成起詞。

句而無起詞曰省後 *prosiopesis*
句而無語詞曰略後 *aposiopesis*
句之分別。約有二端。以欲否於聞者意志施以影響為斷。

一曰陳述驚嘆之類。獨語、時語無擇也。
二曰請求疑問之類。請求有命令式及無言指示。正式問題而正式陳述諸種。

自變強，需求，願請，祈商，恭邀，至懇，懇等。皆屬焉。
句之語氣。大別為二。若縷析之。略如左表。

一有意欲原素者
決斷 去(命令)
Jussive: go (command)

強迫 必去
compulsiv he has to go

必需 應去
Obligatory: he ought to go weshouldgo
忠告 你應去
Advisory: you should go

婉辭 請云

Precat: ve: go, please

聲明 讓我去

Hortative: let us go

允許 願去可去

Permissive: you may go if you like

前允 我將去

Promissive: I will go it shall be done

祈求(可實現)如彼仍在則佳矣

Optative (realisable) maybe he still alive

忘想(不可現)設彼仍在則如何

Desiderative (unrealizable) would he still alive

預計 使彼可去

Intentional: In order that he may go

二無意欲原素者

必然 二二當為四

Apodictive: twice two must be (is necessarily) four

當然 彼當富有(以不靡費也)

Necessitative: he must be rich (for he could not spend so much)

確斷 彼富

assertive: he is rich

假設 彼想當富 彼當知

hypothetical: he would be rich if he were rich

Presumptive: he is probably rich; he would (will) know

疑辭 彼或富有

Dubitative: he maybe is perhaps rich

臨時 彼能言

Potential: he can speak

條件 設彼富

Conditional: If he is rich

懸擬 如彼富者

Hypothetical: If he were rich

讓步 即彼富

concessional: though he is rich

(附載) *Subordinative*

德國藝文志略序

星槎

吾宿慕德人治學之誠樸精博，有年內往遊彼邦之志，適張歆海博士將主講德國文藝史於東大，願參末席，猷聞高論，遂本十年來所讀中西書籍，提要鉤玄，而成綱領五千言，友或見而好之，以為可付剞劂，以餉後學；乃增飾輯綴，而為此書。此中敘述部分，十之五六，自其他華文著作者中得來；十之四五，則采自西文，而以英德為多，議論部分，多本張歆海先生之見解，間亦略附鄙見。讀此書者，苟以有

可採者，則知是乃張先生之卓識；若有不愜於心，則可視為不佞之妄談也，至於例證，除有雅切華譯者，轉錄隨時注明原譯姓氏外，多由作者由德文原本中譯出，而暫附原文以資比證，譯事大難，讀者事重原作也。篇末附初學德國文藝之一參考，專為國人之願入此門者而訂定，故儘量收華文著作，而西文轉少云。

一六，一，二六，厲星桂於南京

第一章 緒論

昔戴訥 (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8) 之著英國文學史地，以為文學乃受民族，時代，環境三者之支配。至今文評家奉之為圭臬，夫論一國之文藝，其所以異於他國者，所藉以表達之工具即文字亦不失為主要原因之一然。今談德意志文學，請先述德意志之民族，語文及史事要略，以為緒論

第一章 德國民族

遠當二千餘年前，羅馬有史家塔錫圖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d. 117?) 者，即嘗以拉丁文著論，專談日耳曼地方人情風俗。蓋其時此荒涼草澤之區，為各種游牧民族所據其人身材高大，皮膚潔白，睛藍髮黃，喜獵好鬪，戰時饒勇，訓子從嚴，知尊婦女而親賓客；惟好酗酒，每釀成大亂，又好博，一擲盡產，甚

失其自由。

其中重要民族，為撒克遜人 (Saxons)，法蘭克人 (Franks)，高特人 (Goths)，及阿勒曼尼人 (Alemanni)。方羅馬帝國衰微，匈人自亞洲來侵時，民族乃大遷徙，為歷史上要事之一。撒克遜人西北行，渡海而達不列顛島，後遂造成英國，時羅馬移民方始離其地也，法蘭克人西行至膏爾，後以族名，命其地為法蘭西，即今拉丁族所建共和國之國境也。蒙族西侵，高特人首當其衝，多為征服，惟有一支名微西高特族 (Visigoths) 者，以得羅馬人助，始免蹂躪，然其後有雄主阿拉立克 (Alaric, 376?-410)，出率兵兩攻羅馬而克服之，繼起者更征服西班牙，時其地仍有一日耳曼種人曰番達族 (Vandals) 者佔其地匈族既追蹤而抵中歐，遂建匈牙利國，其時匈族首領阿鐵拉 (Attila, the Scourge, 406?-453) 掠日耳曼而入膏爾，四五年時，竟深入馬納 (Marne) 河畔，近削隆 (Chalons) 之大平原。於是羅馬，高特法蘭克族羣起抗之，久始得退。次年復來，得賂而還息於匈牙利。阿特拉死後，匈族遂不復能為害，德人遂得生聚修養，漸次造成其燦爛之文化矣。自其彰著者觀之則此族黃人，有摧殘之過，然苟自其深隱者觀之，則吾黃人固大

有造於德民也。時當東晉季世，五胡亦正亂華！

此日耳曼族之德民者，稟其勤毅拙樸之性，堅拔耐勞之資，施行於政，則文治武功，彬彬稱盛，而或以尚武稍過，流為強暴；施行於學，則叱咤孜孜，精博雙絕，而或以專科太繁，翻病瑣碎；施之於文，則闕麗有餘，清雅不足。一國有其特性，文化為其反映，治德國文學者，固顯覺其特殊氣象，決非意法諸位丁族所可相混者也。

第二節 德國語文

德國語原為印度日耳曼語 (Indo-Germanic) 之一支，其脫印度日耳曼語之面目，據彼土小二家之研究，凡經二次輔音之轉變，更歷古中學期而至千五百年路德以「文語」譯聖經後，於是始成如今日通行之新高德語。高德語云者，德國南部之語言也。德國地勢南高北卑；故北德語稱低德語，南德語稱高德語。南德為德國文化發祥地，故南德語行成德國國語之代名詞。

德語之特性，有可言者。論其形式，則組織基於定則，正確而有條貫。名詞最多，詞義極廣深淺咸具，繁簡適當，應用之時，極方便而美觀，能曲達隱微之意義，為他種文字所不

及。以此英國名學者張伯來 (H. St. Chamberlain) 謂自讀書及日用各方面觀，德文超逾英文萬倍。蓋德文之直樸，亦可謂乃其民性萬微之一。譬如聯邦，邦聯二辭，在英文曰 Federation, Confederation, 意義難遽辨，在德文則曰 Bundesstaat 及 Staatenbund, 一目了然，此其所長也，然拼成字之使用，實文章家之大忌。英文中，視此為應避之病，德文最富此格，故陋之者，或以為德文為學說文而非藝術文之適當工具焉。論其音聲，則侈口過甚，費力特多，嘶沙之聲，觸耳不絕，詆之為野蠻話，雖或過甚，然其不雅馴諸適，不可掩之事實也，特其動子語尾，悉為 en, 與名字接尾詞 = lein, Chen 等，又以韻和生長矣。若龍統其辭，則德文終不失為直樸；不能如法文之諧調是以散文優雅；亦不若英文之中和，詩文兩便也，然在大家能手，美妙篇章，如織錦之輝煌燦爛，比比皆是。

第三節 德國史略

縱覽德國史勢，凡有三事為其樞紐，一為宗教改革，前乎此德意志文學者，為中世期，後乎此者為近代期。二為聯邦成立是為德國自散至整，蒸蒸日上之轉機，三為歐洲大戰，盛極而敗，捲土重來，未可知矣。初夏曼曼皇帝既頤有帝國，其族人法蘭克族業已信奉基督教，而治下撒克遜人獨仍

奉神鳥登 (Odin, 作 woden) 嘗以此屢興甲兵，迫使易教，及其薨，國漸分裂，八四三年，日爾曼遂與法蘭西各戴其主，皆夏理曼之子孫，加羅文金系 (Carolingianline) 九一年後，康雷德 (Conrad) 親王被選為王，以承前統，時日耳曼已似分崩為無數諸侯王國矣，撒克遜公亨利 (Duke Henry of Saxony) 於時隱與王為難；九一八并，康雷德逝世，遂被選繼其位，傳至其子誇圖大帝 (Otto the Great) 疆宇大擴，遂建神聖羅馬帝國 (The 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 而為其帝，一〇二四年，康雷特第二復膺選，繼此系為帝，時諸侯之強者，已隱隱獨立，一國之中，分為無數小邦；帝乃收諸大公國地，仍統意大利，而分土與諾曼人。其子亨利第三，以當時有三教皇爭立，乃盡廢之，自選一日耳曼代位，故王權超逾教權上；其孫亨利第四，以逼於貴族之侵凌，不得已親往康奴沙 (Canossa) 教皇宮，裸足求見教皇喬治第七，懇其收回出教令 (Excommunication) 遂種教權踰越王權之根。其後荷斯亨斯士芬系 (Hohenstaufen) 當國為王，一一四七康雷特第三與法蘭西王路易第七，領第二次十字軍東征，事雖不成，影響固殊非淺也，其姪紅鬚佛雷特烈 (Frederick Barbarossa) 踐阼，

平意大利之騷動，去國內之奸，以興十字軍東征道死；百姓悼之，增飾玄想，而成一有趣之神話，後其孫佛雷特烈第二繼承，能竟其祖未竟之功，然其間與教皇起齟齬時，忽有遊牧民族自東來，其人蓋受成吉斯汗所追迫；斯時乃越俄羅斯，普魯士諸地，直至日耳曼中部，幸賴西里西亞公之力卻阻之。此普魯士者，初奉異教；斯時 R 為日耳曼軍征服，灌輸基督教及文化，遂漸行繁盛，而終日耳曼帝國最重要之區域矣。其子繼立，一二六八年，死於那泊爾之 apples 宗祀遂斬，時僅十六齡耳，蓋自一二五四年起，德國狼狽殊甚，史家稱為國統中絕時代 (舊主已故，新主未立) (Interregnum) 直至一二三七年，始定七選舉侯之制，凡教會監督三，各邦公爵四，君王由其推選，故頗得賢明之主，且宣言以後當選之帝，無待教皇之承認，皆為合法，並稱教皇之出教令從此作為無效，教權漸微，糾紛乃減，一三四七年波西米亞之查理斯 (Charles of Bohemia) 即位，獨與教皇有舊，仍仿舊例，躬赴意大利受皇冕馬。即此皇帝常赴意大利之徵事，影響德國民生頗大，蓋國中習任何職業，學徒期 (Lehrjahre) 滿必出遊數年，以資體驗，謂之旅行期 (Wanderjahre) 而後始得稱學成，為工帥期 (Mastership

然此查理斯帝，實手創第一日耳曼大學於漢雷格 (Tübingen) 及至其子息及斯蒙 (Sigismund) 當國，而軒然大波以起，即宗教改革是也。

時值十五十六世紀之交，西歐諸邦，再生運動，正興盛綿延，而德國則有改教運動，以相應和，虎司 (John Huss, 1369-1415) 倡導於前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恢宏於後道院庵堂，逐漸消滅，拉丁讚頌，改用國語；教士准其婚配，而已身為之作則；革除悔罪條款，而獨其陋規；廣印聖書，贈閱不取值，蓋印刷術之在歐洲，始創於一四五七年也。而此等新教徒，即所謂抗議派 (Protestants)，其工作之完成，乃在路德死後之六年，查理斯第五承認帕素和議 (The Peace of Passau) 之候。

查理斯第五，即西班牙之查理斯大帝，繼其祖馬克綏米林 (Maximilian) 為日耳曼王。以一身兼領諸大邦。既為西班牙王兼奈泰蘭 (Netterland) 君，且為日耳曼皇帝那泊爾，西利王，並遙轄西領美洲新世界焉，晚年退位入修道院以其子非定能 (Ferdinand) 為日耳曼皇帝，非烈魄 (Philip) 管領西，奈諸邦維時普魯士區久已漸躋興盛；蓋一四一一年，荷亨措德 (Horensollern) 子爵佛雷特烈，已被命為勃蘭登堡 (Brandenburg) 將軍兼選侯矣。

其後以耶穌教徒與天主教徒之衝突演三十年戰爭之史。德皇非定能仗楊烈將軍 (General Tilly) 及福里德堡公爵華倫斯頓 (Wallenstein, Duke to Friedland) 之力，與兵以征波西米亞之耶穌教徒，耶穌教徒乃聯英格蘭荷蘭丹麥及北德信耶教之諸區，而抗拒，後且引北方之聯瑞典皇帝格斯特太佛，阿道爾發 (Gustavus Adolphus, 1594-1632) 為援，自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三十年間法德瑞典之兵，對敵大戰，及和議成時，法占西德一區，瑞占北德一區，瑞士又與德分離，奈泰蘭獨立，不再隸屬於西班牙。其地物質精神之損失，更無論矣。其尤危險之條款，為縱容德國各親王，各自統其領土，不受中央之管轄。且許其與友邦聯盟結合之自由，於日耳曼帝國，乃分為無數獨立區域，時相稱兵。

於斯時也，普魯士新主踐阼，是為佛雷特烈威廉 (Frederick William) 荷亨措倫族之首領，而勃蘭登堡及普魯士，選帝侯也。握德國大權，皇位虛設，權力僅及於奧地利之一州。

一六七二年，法王路易十四遣區斐萊因河畔諸區，普王起而迎之，以力單未克功，其後法人更攘斯特雷斯堡 (Strasbourg) 大城。德國諸侯敢怒而不敢抗，普少主佛雷特烈第一繼位。

神軍保境振興工商，收容法國耶穌教徒 (Huguenots) 於首都柏林，使以其技藝教普民，後法王以重兵焚要塞，英荷瑞典西班牙及德皇及諸侯王聯軍，不能以勝，一六九九年雷斯威克和議 (Peace of Ryswick) 終劃阿爾賽斯 (Alsace) 斯特雷斯堡於法。

一七〇一年起又與西土繼位之戰 (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 綿延十四年。英荷德聯軍抗法，德名將由庫親王 (Prince Eugene) 英名將穆爾保虜公爵 (Duke of Marlborough) 即嘗與於斯殺猶屈 (Utrecht) 和議，終認路易孫為西王，特法西不許併國。且戰勝者各收其所欲得之地而歸。普魯士竟公認為十國焉。

繼佛雷特烈第一為普王者，為其子佛雷特烈威廉第一英主也。以儉樸勤毅教國人。一生惟致力於軍備之擴充。不惜重資。一七四〇年其子佛雷特烈第二繼其位，即名皇佛雷特烈大帝也。即位之初，適奧地利女王當國，遂以軍強奪其萊西 (Silesia) 區又振興生計，整練兵隊，時時提防。七年 (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二) 戰爭之役，以國敵法俄奧三強，卒得永領佔地，而普魯士與奧地利在德國邦中，乃處於平等地位，諸邦之信新教者，咸仰普為首領焉。

戰後國民休息，免稅興農，行法平等，民仰之。

如神聖。

一七八六年，大帝薨，而奧國業易新主約瑟第二(Joseph II)六年，日耳曼帝國，有急轉直下之勢。維時小邦妄動，權貴虐民，而烈烈轟轟之法蘭西大革命，又發軔於一七八九年；一七九二法人殺君后，后乃奧地利之公主，而德皇同胞也。又行徵兵制，雖德英荷西意列國羣起而攻之，亦不能勝。其後蓋世英雄拿破崙出，占德地，辱德民，組萊因河同盟，於是日耳曼自夏理曼以來皇帝之尊號亦去；德皇佛蘭西斯第二(Francis II)亦自退稱奧地利皇帝，聯邦之局遂破。一八〇六年普法之役，法軍長驅入柏林，再接再戰，梯爾西脫(Tilsit)和約成，普地蹙削，且不若往時選侯期；又賠巨款，直使普邦幾瀕危亡矣。

值此拿破崙權威之下，德國民衆雖震懼不敢動彈。而有有心人固滿腔熱血，全寄於愛國精神上，政客，軍官，教授，碩儒，學生，平民，羣起結秘密會曰豪勇同盟(League of Virtue)，支會遍全國；會員中有詩人，廣爲愛國歌，播諸唇舌；又有碩儒，訖昔日強盛情形，以資激勵。一八一三奉國從戎，遂與爭自由之戰(War of Liberation)，及其中也，普與俄英，合力攻入巴黎，而流拿破崙於荒島。普國由

是大振。

其後決組日耳曼聯邦，以鞏固內力而防外侮，奧地利被推爲首，非普願也。維時法國一再革命，(一八二〇，一八四八)自由思潮瀰漫歐陸，聯邦中蠢蠢欲動者，實繁有徒；奧相梅特涅(Metternich)獨攬大權，力主保守，擁護君權，橫壓異議。奧普與俄，皆嚴禁自由黨，有驅教授，停大學，檢刊物諸舉；而南德諸邦，形勢較緩和，人民且得支配糧稅，參預立法之權。高壓手段，固難持久，一八四八年奧皇相皆被逐出京城維也納(Vienna)而另立新君焉。其於普國，則方一八三四年，聯合其他十七國，共組關稅同盟(Zollverein, The Union)；非惟有益於通商，而聯邦關係，由此亦益密矣。

直至千八百六十一年，普王威廉第一(Wilhelm)以攝政進繼皇統，得名相俾斯麥(Bismarck)臂之助，興軍備，以防法奧。一八六六年七週戰事，普敗奧於薩都阿(Sadowa)，遂擯奧於聯邦外，改組北德聯邦(而自爲首領。一八七〇至七一，法普之役，又敗拿破崙第三，而圍巴黎，訂城下之盟，割回阿爾賽斯，並索賠款二萬萬鎊之數，於是德國各邦聯合之情更進。一八七一年，遂建日耳曼帝國。而威廉

第一爲德皇帝，

一八八九年，德皇妥駕，孫威廉第二繼位，時國內工商業極爲發達，科學上之發明多足驚人。博學之士與思想家，與世界以其富之新學問。惟是雄圖未已，武力悍強，而不幸之歐洲大戰，遂於一九一四年勃然以起。一九一九年議和後，德國之情狀，又不勝其狼狽矣，時邇事習，故不詳述。

至此千餘年間之史實，究與德意志文藝有若何之關連，會當於後文明之，

第二節 中世期

中世紀初，日耳曼民滿佈西歐，各有方言文藝，今所存之殘篇，有銀本率徑、愛達，貝伐夫，救世主，希特勒郎歌等，而希特勒郎歌，即以所謂古高德語作成，故爲德國文藝之肇始。

九世紀至十一世紀間以耶教盛行，故多拉丁語之著作，不足重，十二世紀以降，以政教或協或忤，十字軍之東征，及當時騎士風氣，古高德一變而爲中高德語，文藝遂斐然可觀，尼拜龍根歌行，狐狸故事，伏爾德之抒情詩，通俗劇，以及摹仿法國之羅蘭歌亞歷山大歌亞都與其徒輩武俠事蹟歌等，皆此時產之品。直至十二四世紀後乃行訓諭諷刺之作，請分節略

述之，

第一節 希特勒郎歌

希特勒郎歌，(Hildebrandslied) 爲古高德語文藝之代表，以字端雙聲爲韻，此實古詩通式也，今所存殘稿，僅六十九聯，然自此殘存，與拉丁文紀傳中，可窺其故事之大概，謂有希特勒郎其人者，隨主出征三十年：既歸，則往在襁褓之兒，年已及壯，互不相識，因至決鬪，殘稿起於父子答話，終於拔刀相見，至其執勝執負，吾人已不能知矣，其事頗與吾國舊故實汾河灣等相似，

據學者研討，是書蓋自流行傳說筆錄，時在八五〇年，錄者兩教士也，則歌之成，當在九世紀初年以前可知，

是歌亦非純粹一地之方言，一七二九年艾卡特(Eckhard)首發現之，以爲係用散體，一八一二，葛雷姆兄弟，始識其爲韻文，特此書內容無甚精彩，徒足供小學家研究而已，舉凡中世英豪奇蹟，吾人現所有之高德語文藝中，皆不具，所具者皆次要平淡之事而已，德文考訂板本頗多，以繆海二氏德國詩文萃精(Mullenhoff und Scherer: Denkmaler der deutschen Poesie und Prosa, 1873柏林)最善，好之者可於其第二卷中得之，茲不更贅，

第二章 尼拜騰根歌

尼拜騰根歌(Nibelungenlied)德國偉大之史詩，人以擬之希臘伊利亞德(Iliad)約成於一

一五〇年間，敘大英雄西格佛里(Siegfried)之好身手，其後妬才者遣人害之，妻克里姆希德(Kriemhild)改嫁匈奴士，假借權力，以報前夫之仇，終亦爲匈奴臣希特勒郎所弑，懲其殘暴也其詩所示忠敬高貴之德，逆謀詐欺之譴，理應雪報之酷，皆德國民性之表彰特著之點也，樂積生悲之觀念，隨在揭露於詩中

至敘西格佛里屠佛而浴於血中，因之遍體生鱗角，適浴時一葉沾身，其處雖爲致命傷一事，又見於英雄書(Helienbuch)此實傳說中數見不鮮者而其被害於妬才者之報復，又出於舊愛達(Die alteste Edda)

此詩表現各人格，頗能詳盡；辭語亦富麗不凡，敘述生動有戲劇性已採句尾韻式，顯有異夫希特勒郎歌，

西格佛里者奈泰蘭之土，波根地(Burgund)王之上賓，波王即其妻之兄弟；妬才者即波王與其后也，方凶手哈根(Hagen)既誘而重創之之時，此蓋世英雄仍仰天呼曰：脫有片時暇，定依理訴申，上帝當憐憫，遺孤我所生，嫡親遭人算，暗殺沒其身，今後億萬載，從此

笑照承，

Nun mog es Gott exbarmen, -
-dass ich gewann den Sohn,
Der jetzt auf alle zeiten, -
- den Vorwurf hat davon,
Dass seine Freunde jengund, -
- meuchlerischer schlagen;
Hatt ich Zeit und Weile, -
- das musst ich billig lekragen.

亦何其悲壯兼備乎？一櫛之嘗，可知鼎味矣，

第三節 狐狸故事

德國書中刊印最早者，爲卜納(Ulrich Boner)之寶石(Edelstein)，是爲韻文寓言百篇，成於一三四〇年間，而印於一四六一年者也，然彼時風行法德者，有長篇寓言歌，曰狐狸者，尤談話可喜，借禽獸以象人，獅爲獸王，狼熊爲將。狐名賴挪(Renard)、巧言善謀，作奸犯科，能自解其過，卸之他人。其詩之源出於德，抑於法，學者言人人殊，未得決也，書之體裁，頗與伊索寓言相類，而不相襲。

德大文豪葛泰(Goethe)、嘗本舊籍，而重以韻文，演成敘事詩，頗饒逸趣，近有華文譯本，可藉以觀其概。特以書中攻訐貴族及教

士頗酷，則純爲此浪漫派前輩先生憤時疾俗之遺染，非古本所具，不可不辨也，茲錄一節，以示例。

母狼受辱〔君朔（伍光建）譯狐之神通第

三四〕

狐走母狼家裏，看見母狼不在家，只看見幾個小狼，狐對他們說道：「乾兒子們，好呀，上帝保佑你們！」狐對他們點點頭便走了。

母狼回家，問小狼，「我出門，有人來探問我麼？」

有一小狼答道，「乾爹來過，又走了；他要見你，叫我們乾兒子。」

母狼喊道，「豈有此理！我不能饒他。」於是出去找，找着了，怒氣沖沖的問狐道：

「你說什麼話？你沒有良心的東西，對着我的小狼，說什麼話？你把理告訴我！」一把撕狐的鬍子，張口便咬，那狐往前跑，母狼隨後追——這道一追，可生出枝節來了，離那裏不遠有一座古廟，大半坍塌了；有一座牆，裂開兩半。狐跑在前，從裂口跑過去，那裂口甚小，剛剛擠過去。母狼趕上，狼頭先入裂口。誰知母狼太肥太入，用力猛進，不料身子愈進愈過不去，弄到進不能進，退不能退，

第四節

伏爾德之抒情詩一

中世文藝，雖以騎士武勇及其他傳說爲大宗，然着個性之抒情詩，亦有其迹。伏爾德（*Voller der Vogelweide*）卽其間傑出之作家也。

當時原有行詠詩人，以人間情愛爲文藝母題。其詩大抵纏綿淒楚，時亦慷慨激昂，揚威耀武，外此更有騷人墨客，浪跡宮廷，自號隨情詩人（*Minnersangern*）其最著曰唐好壽（*Truhser*）傳稱嘗入受神之山，久而厭倦，返求法王宥罪，不得而死。其軼事詭異，令人感傷。

伏爾德，生於一一六八年間。曾仕於奧卒於一二二九年後。以吟詠性情之作，超逸并世，其詩中並多忠君愛國之思，極詆教皇制，此可徵其時代影響矣。錄春訊一章。

Frühjungssehnsucht (Felix Lorenz譯)

Der winter brachte uns Schaden Zum

Flur 花謝葉凋林野枯，

Felder und wälder sind lange schon ka-

ll 農冬凋日傷情緒，

Früher scholl dort uns so lieblicher H-

all 忽爾嬌音起試處，

Skielten die made'n am wege erst B-

all 女郎結伴拋球去，

Kame Uns wieder der vogelein Schal. 1
禽歌曉七清如許。

通俗劇：當時流行一種「草臺劇」多演耶教聖書故事。而亦有時事插入其間，每有以家常瑣屑，市井意外之事入劇。爲民衆娛樂之法門。實啓他日戲劇發達之端。

摹仿作：摹仿法文爲多，亦有摹仿拉丁文者。法國三大公詠題，亞都士與其團桌武士之故事，爲其一。德人乃改譯仿作之。餘如哈茨人口之羅蘭功績歌，及亞歷山大歌，亦皆刪節而入德文。至魏代克（*Heinrich von Veldeke*）且於一一八四年，重詠拉丁詩聖斐吉爾（*Virgil*）之長篇事史詩安提德（*Aeneid*），亦名重一時云。

訓諭詩及宗教詩：十四五世紀，德國文藝中衰，惟訓諭詩及宗教詩稱盛，以白郎特（*Sebastian Brant*）蠢人船（*Narrenschiff*）爲最著，凡一二二章，作於一四九四年，實當時文化低落，發豐振聵之書。蓋其時民俗之倫墮甚矣。

第三章 啓明期

近代德國文藝 自以德文語理開其端，發揚光大，尙須俟之十八世紀，統而論之，十六七兩世紀，乃德國文藝之啓明期，散文較夥，詩歌則殊渺見。然十六世紀除路德及其他改

教派人物之散文著作外，尚有沙翰司及民衆歌詩，十七世紀受三十年戰爭之影響，民生凋蔽，文化阻滯不進，然二次息萊西文派，亦不無成績可言，至格雷梅好遜之長篇小說，尤不得不注意及之。茲分節略述其梗概。迄一七三〇年前止。

第一節 路德及改教派之著作

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嫉夫教會之腐敗情形，遂廣爲宗教論難之文，初以一方言，去其俗語者，配以通行公牘文字，創爲標準德語，重譯聖經；自此沿用其語而成今日所謂新高德語，蓋以印刷術既見通行，字體遂不易更改，中外各國曾不有異也。所著除涉宗教者外，有書翰，寓言等。書翰中有一篇討論翻譯，後卽名爲論譯事書翰 (Sendbrief von Volmetschen, 1530) 有獨到處，寓言則大都本之伊索及往古相傳之故事。譯佳言數則：

Meinen Deutschen bin ich geboren;

生我者吾德意志；

Meinen Deutschen will ich dienen!

我將造福德意志！

Anderm und Bessern ist Zweierlei.

更變與改善是兩回事，

Wenn da's Alter Stark und die Jungen k

Ihr waren, das wäve Niel

Geldes wert 若老健而少資，抵得多少

黃金，

繼路德而起之改教派人物有伊雷斯麥 (Deriderius Erasmus) 黑臂 Ulrich von Hutten) 諸人，以諷刺詩發主教長老之覆，費下特 (Jo hann Fischart) 更改譯法國小說，題稱「史實」 (Geschichtschrift) 抨擊當時社會，出以嘻笑之口吻；言淺意深令人發省，

然並世亦有反對改革之人，穆明 (Thomas Murner) 可爲代表著「路德派之大愚」 (Von den Grossen Lutherischen Narren) 一書，以路德爲旁門左道，而肆力擊，則有功於功德云，

第二節 沙翰司及詩歌

沙翰司 (Hans Sachs, 1494-1546) 爲「工人歌辭」 (Meisterzungen) 之矯矯者，所謂工人歌辭者，以作者悉屬市民，而以工人爲尤多也。當時騎士制度已廢，騎士漸銷歇，而文藝中心，雖向城市移以自一三三五年西人始用火藥後，舊日攻守之具已不適用。工商漸興，城市乃日漸發達也，

翰司故縫上子，習鞋業，眇其一目，通拉丁希臘語，遂取材於聖經希臘拉丁意大利之詩文小說，成詩歌四千首，戲曲二百篇，寓言千

餘則，其他零作尚多，其詩頗流麗幽雅。卓然成家然清新俊逸之作，尙需自當時流行之民歌中求之。

當時流行之民歌，種類不一，亦有史詩教歌蕩曲童謠，而雋水之抒情詩猶多可誦，蓋求佳詩於十六七世紀，含民歌無從矣，錄其最膾炙人口者一首，題鷓鴣之死，

Kuckucks Tod 鷓鴣之死

Kuckuck hat sich zu tod gef hen

高高楊柳鷓鴣棲，

Von einer hohlen Weiden;

一交跌倒竟死矣

Wer soll uns diesen Sommer lang

者番夏季日天長，

Die Zeit und Weil vertreiben?

誰爲消遣此時期，

Ei das soll tun Frau Nach tigall,

不籍不籍有夜鶯，

Die sitzt auf grunem Zweigen,

他今踞坐在綠枝，

Sie sinet sie springt, sie all'eit froh,

但俯別鳥方靜默，

Wenn ander Vogle nsch weigen.

載歌載舞常歡嬉，

夜鶯一鳥西詩中數見不鮮，華士無之，嗚聲清淒婉妙，張欽海先生遊歐洲時嘗一度開得，推戶見之，修已飛去，Zeit und Weil同意疊出，乃制章家慣技，前嘗引一例亦然，此詩以語尾-en作叶，直樸可喜，

第三節 希里西文派

西歐文藝復興，至十七世紀時，德國始受影響，應運而生者為前後二希里西文派。率事模擬法意製作，無甚創造之可言，

第一希里西(Silesia)派，以俄畢茲(Martinopiz, 1597-1639)為首，嘗與人合設一語言會，以倡興德語，革除當時民衆好用戰勝國(法)語之陋習為宗旨，其人歷游各國，見聞廣博，學問究深，刻意仿倣古代及文藝復興時代詩人；議論奉法之七星派著「德意志之拙詩」小書(Buchlein von der deutschen Poeterei)以為詩句之音節，不當按音之數，而當按音之量於是拗澀之句不出，而古代自音之音節重視，其說頗重於時，又嘗譯意大利歌劇，遂為德國歌劇之濫觴，後有盧高(F. von Lugaun)以格言詩鳴世，

第二希里西派反其嚴格之限制而起，即其弊也，虛誕誇張，淫佚華縟，不足齒矣，以霍敷曼斯華頭(C. H. von Hoffmannswaldau)樓

恩西坦(DC. von Lohenstein)為主腦，

第四節 格雷梅好遜

梅雷梅好遜(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 1623-1676)故武人，嘗與三十年戰爭之役，遂據己之經歷，仿西班牙根徒體小說(Picaresco)「而為蠢人之尤者」(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五卷，雖事多凶厲，文欠雅馴，然實寫世情，與人生益近，讀之者觸覺生動可喜焉茲錄其卷一第七章一節，

Simplex wird in einer Herberg traktieret, Obgleich wind Sehr grosser Mangel Gepuret

Wasgestalten mir wieder zu mir selbst
geolfenworden, Weiss ich nicht, aber dieser wohl, dass ichaus demhohlen Baummich defande, der Alte meinen Kopfin seinem Schoss und vorn meine Juppegeoffnet gehab t. Als ich mich wider erholete, da ich den Einsiedler so nahe bei mir sahe, fieng ih ein solch grausam Geschrei an als oben mir im selben Augenblick das Herz aus dem Leib hatt reissen wollen. Erbersagte: ,mein sohn schweig! ich tue dir nichts! ei zufried'en,?' Je mehrer mich aber t-

rostete und mir liebkoste Je mehr Ich Schrid: Odu Frisstmich Odu frisst mich! du bist r wolf un dwills trich fressen! Ei Ja wohl Nein. mein Sohn Sagteer. Sei Zufriede N. Ich Frischdich Nicht!

第七章 苦惱交侵倍甚前 蠢如棲止

劇談天

至於怎樣討我自己，我不知道，不過這真的，我在那高樹上，我的頭在郭老頭兒胯下，前襟也已被撕破了。當我才稍為定一些時，那醜怪隱士過着我細瞧，正在他若似乎要從我胸前挖出心去的辰光，我不禁大發慘痛的呼聲，但是，他說了「我兒，住口我不弄你！安分些。唉！可是他愈安慰我疼愛我，我愈喊得兇：哦你吃我呀！你吃我呀！你是個豺狼，要吃我呀！」「噯那決不，我兒」他這樣說，「放安分些，我并不吃你！」

(下文為談話祝頌辭等，更後接第八章)

第五節 雜著

喜劇：時有一戲曲家日葛呂浮司(Andreas Gryphims,)以亞歷山大詩式(Alexandrin)製悲劇，以散文製喜劇，而喜劇尤佳，以彼得施昆慈(Peter Squenz)為最佳，蓋能兼第一希

里西派純清之體與第二希里西派怡人之質云，
美學：又有杜雷(Albert Durer, 1471-1528)者，數學家藝術家者，以著人體結構四卷，
文筆清純簡潔，既開德國美學之山，且亦當時
散文佳構，

哲學：更有大哲萊布尼士(G. W. Leibnitz, 1646-1716)誕生其間，文雖無創格，而清輝
巧捷，迄於今稱道不衰，

文評：承希里西派惡濫流風之後，振臂而
起者，有葛諾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1700-1760)于千三百年頃，著批評詩法(Kritische Dichtkunst)一書，純依法國鮑盧(Boileau)之說，
能維繫其精粹於不敝，一時化之，特彼方主
德國文藝當以法國文藝之孕育，遂不免遭後代
之疑忌耳，

(以下第四章 正宗昌盛期等待續)

白魯特斯刺殺愷撒後演說詞

(譯自莎士比亞愷撒冤難劇)忤時

羅馬人，同胞，諸摯友！聽我致詞，其靜以聆
：為吾榮譽故。信我；致敬吾榮譽以信我；罪
我當於神智清明時：啓爾聰明，以公允其判。
衆中若有一愷撒之愛友，我將以白魯特斯愛愷
撒不減其人告之。設此君進問，白魯特斯何故
起攻愷撒，則吾答惟是：非緣我愛愷撒較薄，

實緣我愛羅馬較深。諸君寧愷撒生而衆為伏虜
以死，不願愷撒死而衆為自由之民耶？夫愷
撒愛我，我故泣之；愷撒榮幸，我故樂之；愷撒
英武，我故崇之；惟是愷撒野心勃勃，我則戮
之。愛則有淚，幸則有喜。勇則有敬，而野心
則有死。此間有仙仙倪倪願為奴隸者乎？有之
，請言；我已觸犯之矣。此間有鄙野不化不願
為羅馬人者？有之，請言；我已觸犯之矣。此
間有好回邪頑不欲愛其國者乎？有之，請言；
我已觸犯之矣。余且住以俟答。

然則余未觸犯一人，余所施於愷撒，未有
甚於諸君將以加諸我者。愷撒死事，已告太廟
；其可欽處，光榮未減；其取滅亡，罪亦未增
。今其遺骸來前，安東尼為持喪，彼未參與致
其命之舉，乃亦受其死之福，同處共和國家中
；且諸君又孰不受之哉？臨行進一詞，——余
既為羅馬福利故，戕我最良之愛人，吾將以此
同一之短劍擬己身於吾邦需我效命之時。

(完)

美國文藝史緒論

湯達勒 原著
葛林諾

(賴衛譯)

引言 丙寅春夏，在東大習美國文藝史，所

用課本為郎氏美國文藝史 Long's History

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余以研讀
一國文藝史，至少需參閱兩本以上，
以免作者有所偏頗，故特購溫葛二氏
合著之美國文藝史 Wendell & Greenough: A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America 為參考，蓋以此書曾經吳雨僧先
生之介紹，置諸西洋文學入門必讀書
目(見學衡第二十二期)之列也。比較
之下，此書實較郎著為精，暑期多暇
，擬譯註之以餉國人，而緒論先成，
故揭載於此；一俟全書竣功，當另圖
印單行本也，謹按國人近年編譯世界
各國文藝史，統統中外者，有鄭振鐸
先生文學大綱，吳雨僧先生世界文學
史(載學衡未完)通論西洋者，有顧鍾
序君歐洲文學入門(商務印書館出版)
專述一國或一時代者，有吳雨僧先生
希臘文學史(載學衡)李瑛先生法國文
學史(已出一冊中華書局出版)楊袁昌
英女士法蘭西文學(商務印書館百科
小叢書)王希和先生意大利文學(全
上)張傳普先生德國文學史大綱(中華
書局出版)鄭振鐸先生俄國文學史略
(商務印書館出版)而於吾人較為熟習

之英美，獨付缺如，不無遺憾，海上某書局亦出有英國文學史法國文學史各一冊，簡陋不足觀有待於新秦始皇之焚燒，（說者或以國人有用英文著述之英美文學要略，簡明精當，殊便初學，亦足以償，殊不知以英文著述，雖作者為華人，終是外國文章，美國文評大家馬太斯（Matthews）有言，凡用英語紀錄人生者，即為英國文學The Record Of the Life Of The Peoples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English Literature 見所著美國文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其言大可玩味也，再者諸家著述，皆標曰文學史，甚或僅稱文學，其名不能符實，（參閱拙作文學通詮）而相習治用，大有積重難返之勢。吾按英文 Literature 一字通常從其狹義，作文章文藝解，包括詩歌，劇曲，小說，文評論述，歷史，傳記，諷諭，談諧，演辭，寓言，以及尺牘日記等等，就篇草言，謂之文，就其事言，謂之文藝，則此類論述一國各國文藝源流者，其應名為文藝

史，豈不明甚？故茲獨標曰，美國文藝史，非敢立異，脚示不苟同之微衷。又原文命名，猶有足參察者，郎氏之書，郎氏之書，則謂為美國文藝史，其書偏重美國文藝思想方面，就其國家性（Nationality）立論，忽視其文字方面，歷史方面之淵源影響，自多可議，馬太斯明辨美國文藝之為英文藝之一支矣，而命名仍同流俗；今溫葛二氏此書獨題美國地方之文藝史，顧名可以思義，誠哉其妙切也，茲為行文簡便故，仍作美國文藝史；實不啻美國之英文文藝源流也，法人所著法文文藝史 L'histoire de La Literature Francaise 其後篇數章，分談法國境外法文藝梗概，可謂別開生面，故其書不可名為法國文藝史云（惟是英美二國，皮相之雖同文同種，實則就文論，亦頗有出入，不可不察也，

丁卯長至節譯者識

壬申孟夏，檢篋得此稿，上矩譯時，已閱五載勞人草草，學殖荒落，持付手民，不勝感慨係之近見常熟曾虛白，亦有美國文學 ABC 之

作，緒論而外，每章評述一作者生平及其著述與吾書蓋殊途同歸，讀者可參悟而觀之也，

譯者又識

文藝概論 文藝之為物，人生意義，借徑文字之垂久表現，一切美術中最有國家性者也，各國文字，與人民之生活相混合，難解難分，故其生發也，常與其人之思想熱望命運俱。

文字發生滅絕，符合於其身之定律，吾人之英語（譯者按，本書以保存作者本來面目為務，故此地譯作吾人）可視為代表也，源於他種語言之揉合，經歷幼稚時代之方言病直至多年前，不僅為億萬人民表情達意之唯一工具，且已取此形式足以使其文藝至今日，由數方面觀之，為近代之最特色者矣，他且不論，此種文藝總為最自然而最不拘虛而自覺，自覺最為具直覺創造性而最不受文明過量之弊，因以最似中庸者也。太初形式，無藝術之可言；歌頌言談，漸自口傳至筆錄，法令乃以言表，記傳亦竟造作；藉粗鄙幼稚之辭，傳達意義於不學羣衆，其效正與彼出之以文雅語者法語或拉丁者相埒，於是較為精雅，文體出焉，其中最先深入常人文藝記憶中者，至喬塞（Chancer）（約生於一三四〇年死於一四〇〇年）之作品而造其極

，其後政治混亂者一課有餘，維時英人方勞碌於薈薇等戰爭以求和平技術之更進，繼而以推多王朝(Tudors)之國體光新而較進之文藝動機於是乎起，其強勁之自然流露，未有能過之者。

方千五百七十五年時，直無現代所謂英文藝。

一六一二五年，大宗之英文藝，吾人所命為伊麗莎白時代者乃完成，五十年間，不僅已與吾人以無比之抒情得，與英文聖經之定本(一六一六)且有斯賓塞(Spenser)(一五五二至一五九九)蕭士比(Shakespeare)(一五六四至一六一六)與夫其他大戲劇家荷克(Hooper)一五五三至一六〇〇)雷萊(Raleigh)(一五五二至一六一八)培根(一五六一六二六及他其一切同儕著作，其中自以蕭士比特立超羣，亦若喬塞之於，古代作者之林，其他姓名舍一二專家更無知者；而蕭士比超羣之一特色，即其文藝事業為中庸也，人之循其迹，自嘗試初期，經諸劇史劇悲劇同臻成熟，而至其逼近墮入另一文藝傳統之退降體式者，其所將知必逾此鼎鼎大名蕭士比所包容，彼將得一瞥不僅統制蕭士比一生所歷，伊麗莎白時代文藝，

且永統制一切文章美術之生發降退之自然律，蓋垂久之文藝，生

於一種創造動機，吾人所命為想像者，移人心志以打破因習之束縛，製作事物為前此所未具者；久之，此動機乃為事實與文字之一種不允遷就之限制而渴仰，然後創造性想像沈入新習俗；惟俟時機既熟，想像能力之生機仍然存任時，始可破之。

英文藝既入成熟之境，此律之時在進行，於此乃臻顯著，第一動機，如吾人所已見，與吾人以喬塞之集，第二動機閱數代而出現，則與吾人以伊麗莎白情詩，戲劇，斯賓塞蕭士比，與夫英文聖經定本，最後一者，或乃世界譯述之最偉大傑作，予口操英語者之思想上文字上，之影響誠不至過于珍視，以一譯品觀之專許其指示伊麗莎白時代之英人，求知世界老文藝之燦爛，至何其熱切耳，舍此卓越著作外，伊麗莎白時代發達完全之文藝，乃悉在於詩歌十八世紀。乃悉在於散文，而就英文散文文藝發達論，曾無超越小說而上之者，此通陳語，大可表示一重要之趨勢，任一中庸文藝發達之初，每為天籟之詩體；散文居後而散體小說，詩歌動機散文形式之複合成者，出現更遲，千六百年時，英文藝僅於情詩劇詩發達完全耳，

即約在此時，而美國出現，初始於互相獨立之移殖，而每部漸成政治個體

，合衆國之憲法既經施行，各邦自主之熱狂，因強甚不復容聯治權取獨立意味之名，此權乃發達至近世史上一大要聞其公民自以為受此國家無名事之所迫，馴至倨傲之積習，而自名亞美利加人，按之地理，則指西半球自加拿大至巴達公民亞(Patagonia)之人民，斯時，如此造成之習俗，乃與「亞美利加」以吾人慣常用之時所含之義，今茲吾人所欲敘其文藝史之阿美利加，僅美洲之一部，受口操英語者之支配，現居合衆國政府下者而已，(按英文America)原指美洲全體，今則專指美國，本節之意，如此而已，)

是故美國文藝史自必述此邦人士于存在三世紀間所發出之人生意義借徑文字之垂久表現，易言之，即美國對於英文藝之貢獻而而已，

美國之三世紀 美國史中，一世紀有一世紀之特色，千六百年時，無所謂操

英語之美國也，至千七百，除一者外，全體殖民地之構成合衆國者，已最後成立，而英人之戰勝荷蘭瑞典所經始之中部殖民地業已完成千七百年時，美國移民咸恭屬於威蘇第三之下，千八百年則不復存美國主權之遺痕矣；千八百年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總統任期之最後一年，聯邦于政府仍一嘗試耳，其結果猶在不

可知之數也，至千九百年乃發現一種權能，似固定而重要，同于世界中任一權能焉，此英國之三世紀，至少如任何種族之三時代之明分，固顯而易見也。

標準美人 抑有進者，十七世紀之美人特性，異于十八世紀；而十八世紀復異于

十九世紀，其顯然劃分有若此三世紀之歷史區域焉，十七世紀，標準美人，口操英語族之一人，自視似為一異方作客，流浪度日於遠地方，心殊不寧，十八世紀標準美人，在心仍屬英人，已去移民遠甚，馴至不自知于自身與母邦之結早經破除，十九世紀，標準美人，就政治談，就個人談，皆完全與舊世界獨立；其於英人亦然，惟舍習俗不能與古人法令分離，而文字實使之然而已，常自以為與同代英人，不若與其他邦同種之歐人為較和洽云，

是非與權利之思想 然而吾美人，仍口操英語者也，則伏于吾人自覺性

生活下之思想，自必永為伏于母邦自覺性生活下之思想。自道德觀，自宗教觀，此等思想皆永生奉獻于詹姆斯王御訂耶經(King James Version of Bible)中自論理觀自政治觀，則皆列入英國之習慣法焉，自道德言之，此等思想，包入深切之自信中，以為吾人應為善，自法律言

之，則可總括於一語，吾人應保持利權，然而權利之考覆于古人法令中者，絕非飄渺空之論，如常人所以為在普通原則上所應有者；實乃特典，常例之為風俗經驗所證為有益於人民，如吾儕者耳，回至吾人劃分美人為三式之與

美國文藝之三世紀 美國史三世紀相應，則吾人見惟最後十九世紀之美

人始產生有價值之文藝，故吾人研究之大部分，多關於此方終之一世紀，既以二較前世紀之荒落，故每一作家所產生之作品，數量實可驚異。加之，十八世紀美國之著作，顯異於十七世紀有如美國歷史或國民性焉，二禩又有二公性，即文藝類別之不繁，多量著作之散失是也，是以吾人之工作，乃略略翻閱十七八世紀之美國文藝史，而精研方過之百年史焉，依次論每世紀，吾人可開始較便簡短自告以何者為其供獻於歷史及英國文藝者，存此念在心，則吾人可更了解一相似較細在本問題三時期之美國研究矣，方吾人至最後而最重要之一期十九世紀時，則吾人每覺受苦於許多若與吾人同時者，同代之生活，絕非足以入史，事實不可遽以編排於真正配景中；而當此等事實為現存男女時，則敘述之亦若吾人已失彼輩者，是踏進不人道之域矣，然而無論所作同代評斷接

近吾人必須敘述彼輩，確實至如何程度以使吾人直記至千九百年，而可勉強辨出美國已供獻於吾人祖先英語之文藝如何云爾，

〔註〕本篇原著者二人，皆美國哈佛大學英文教授，

原書乃二人據溫氏一人所撰(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改作以期適合學校用者

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

又譯文主密合原作，其有支曼葛藤處，惟有變化其句調，幸讀者鑒之，

斯賓塞指愛德門斯賓塞(Edmund)非後世哈白特斯塞爾(Herbert)培根指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非羅迦培根(Roger)同姓易混故特標出，蓋二子皆享盛名固國人所習聞者也，

喬塞時代為英國文藝之始，約當我國明太祖時，前此我國已有二千年光輝燦爛之文藝矣，美國文藝更是後進，

按此書正文，處處以英美對照，以美國初期(十七八世紀)幾完全模倣英人，而十九世紀，亦頗受英國影響也，此係其特別優點，故為揭出，

(完)

西土沈淪論導言(續)

三 歷史為誰而作

自然之為形，乃高等文明人於以綜合而解釋其感覺之直接印象者，歷史之為態，則人之想像，尋求世上諸有情與彼自身關係之了解，因以甚深之真實，投資其中者，人之能否創造諸形，其中有支配其覺醒之意識者，乃一切人生之首要問題也。是故人類之前，有兩種世界造成之可能，然於此，當先注意此等可能，不必即為實質，設吾人意欲追一切歷史之意義，則當先決一前此未曾提出之問題，即歷史究為誰而有是也。此問題似若自相矛盾，誠似人人以其生存與意識，即為歷史之一部，則歷史自當為人人而有也甚明，然人生於世，若常具一種印象，以其生活為千萬年之長遠生活過程中之一分子，與彼自以為乃補充物，自足物者，其中實有一大區別，蓋對於後式意識無世界史，世界作歷史現存在之必要，然設舉國之意識，一整個文明之意識，皆建於此反歷史之意識，則將如何？實質對之，將如何？世界又如何？生命又如何？試觀古代文明，希臘人之意識中，一切個人過往之經驗，皆立即轉變為專為眼前現實之無時間不移動之神話式背景，故亞歷山大大帝之歷史，於其生前，即為酒神傳說之古代情

緒所蒙蔽，其於愷撒，則以為系出愛神，其間並無希微荒謬不合理者在，吾儕西土之人，於時間距離，感覺甚強，故常毫不疑慮，言及基督生前，死後幾年，對於此等精神情況，實難躬自復蹈，然亦絕不因此之故，於討論歷史問題時，忽略此事而不顧，凡彼日記，自傳，所給與個人者，歷史研究以其最廣闊多含之意義，即各種人民，時代，風俗之各種心理比較與分析，亦將給一整個文明之精神，惟古典文明，不具記事之珠，即無此特殊意義之歷史機關也，蓋古人之所謂記憶，（此詞之意，實生自吾西人，施之異種精神，不無柄鑿）實乃特殊，以其活動意識中之整齊透視，曰過去，未來者不具，而其純粹現在性之常引歌德贊美古人之成績，而以彫刻為尤然者，充滿其生活至為廣闊，為吾人所全不知曉也。此純粹現在性最大之象徵，為多利式廊柱，其自身實指說時代之否認，對於希臘多德，與蘇佛克利，以及德密斯多克利，或一羅馬執政官，於分析種種構成神話之資料中，過去之事，立即稀薄，至於一種無時代，亦無變史之印像，其構造乃趨極，而非週轉，至若吾人之世界觀，吾人之內心眼光，則過去百世萬禩中乃一種決然週轉性，有目的之機械也，然而惟此背景，為給與生活

以特殊意義，無間於古典生活西土生活也，希臘人所謂法，乃全已備成，而非繼續不斷之世界影像，故希臘自身，乃不免為一種過去者，而非將成者矣，英譯者云，原文用 *being* 與 *is* 二字以示相反之意蘊，英文中實難以確譯，（案翻譯之術，於一種文字之特色處，自惟有曲達其意，不能直接譯出也。）為此之故，雖古人熟於巴比倫人而尤其埃及人之嚴正時序學與計歷術，且及其永久意識與現時如此之不加注意，可於其人天文學之廣及作用與其長期間之確算徵之者，然此中曾無一件緊切的變為古文明之一部，其諸哲人所偶以其所聞而非所親之事告之者，與數亞洲希臘城市如希巴克與阿力斯地克地方一二敏慧者所發現，皆一一為淡泊主義派及亞利斯多德派學者所擯斥，而於小羣專門範圍外曾，無人注意及之，柏拉圖與亞利斯多德皆無有觀象台，劈立克利帝之末，雅與人員皆通過一法令，凡宣傳天文學說者，均予以罪，此誠一最富象徵意義之舉動，所以顯示古代精神，於種種方面，由其世界意識，放棄遠途之決心，至於古代著史術，可取塞錫底斯為例，其人之工力，在其真正古典法，能使現事常若生動而自明，與對於天生政治家，身兼軍政之才者，具有偉大之實際先見，惟以

此經驗性質，故此其為意不幸與歷史正意相混者，其人書中乃將僅存之學者與史學專家相混，以為無可比擬之模範而實際，正復如此然塞錫底斯所絕對不明者，為透視術，衡量累世週史之能力，即吾人於史學家之意像者，暗含之者也，古代史書之佳構，皆不過鋪敘彼作者之政治現時中之事實，而以吾人觀之，正得其反，吾人史學傑作，皆彼論及遠古之事，而無有例外塞錫底斯從事波斯戰役時，必將失敗，無論希臘通史，而埃及通史必將更非其所及矣，彼與波立彪塔錫圖同皆為實際政治家，當其回顧前塵，遇種種動力，為彼實際經驗，所不知，因失去鋪眼光之確切性矣，其於波立彪，則第一次彭匿戰爭，其於塔錫圖，則奧格斯都王朝事，皆以為不可了解，至如塞錫底斯，以缺吾人所謂歷史感覺之故，竟於其書首頁大書一驚人詞句，謂在彼時，（約西元前四百年）前世上未嘗有要事發生云，原註云希臘人計及組織庶事，以為日歷年表之類，如埃及式樣者，舍其甚遲晚者外，皆富於生氣，奧林比亞計時法，並非具如耶教年表意義之時代，而且為一遲晚而純粹文藝手段，非普通流行者也，其人實無計數之需要，以記其祖先之經驗，雖有二飽學之士，或稍留意於日歷問題，今茲吾人

非措意於歷法之準確與否，而措意其通行於否，以視其人是否據以調制初期生活者也，然偶而發見其奧林比亞運動優勝者頭名錄，在五百年前實非捏造，亦猶雅與亞公，與羅馬執政官表云，至於殖民事宜，吾人直無一可靠之日期，（參閱買埃及古代史拜羅希臘史）蓋第五世紀前希臘會無人想及記述史實云（拜羅書卷一第一二五頁）吾人今有一殘文為愛利與希雷間之和約謂自今年起，和好百年，至今年為何年，則未明言，一二年後，更無人知此約是否仍行遵守，此可知其時無人加以記載，即彼當時草約之時人自身，亦久已忘懷，如此即古人述史之幼稚神話性之表徵，任何有條不紊之事實時日，如推羅戰役，其在當地，實佔吾人十字軍之地位者，亦將文完全不合文理觀也，古代地理學與多埃及巴比倫相較，亦覺落後，買埃及（古代史卷）二頁一〇二嘗指示，希臘人對於非洲之知識，自希羅多德之依據波斯著作一退而至亞利多德，羅馬人之為迦太基之後繼也，亦然，彼輩初猶複述其異族先驅之消息，而後即寢忘之）是以古代史之斷自波斯戰役，且此史文之結構，亦係依據甚晚，時代之傳說稱成，實乃一種頗具神話性之思想之產物，斯巴達之憲法史，乃希臘期之一章詩，其中心人物

，李苦格斯，吾人得讀其詳細傳文者，其初或為追基特山之微末當地神耳，前乎漢尼拔之羅馬史，雖在愷撒時代，尙繼續杜撰布魯特斯，編述托昆斯人之故事，乃據亞爾斯克老丟同時之人造出，羅馬帝王之名，在其時，乃據歐平民族姓之崛起為富翁者造出，（紐門氏說）至於憲法史中，姑置大流士所謂憲法全部而不顧，即彼赫赫有名之李者紐（西元前三六七年）在第二次劈匿戰役時，尙未產生也，當愛盼米奴大，許穆山尼安人與亞開地，以自由與建國時，此二民族立即自給以古史，但所可怪者，非此等歷史之產生，而為舍此之外，更無他種歷史也，古代與近世觀點之異，可以一語明示之，即愷撒時代所知之，西紀前二五〇年之羅馬史，實為虛構，而吾人所知之微末史實，乃吾人自身所造成，雖晚期羅馬，亦全然不知也，至上世對於歷史一詞，究謂何意，可從一事知之，即聖歷山屈安之荒唐故事，即以其所述者論，於嚴正之政治宗教史，有極深之影響是也，古人腦中，曾未於歷史即故事，與歷史即事件間，劃分其原則之異趣，當羅馬共和垂盡時，華羅始出，以定人民意識久已忘懷之宗教時，乃分神話之學，吾國家確實詳細遵守者，為常信與非常信二種，即人猶略知其事之神，與

彼官家雖奉祀不絕，而僅存虛號之神，以實際言之，華羅時代羅馬社會之宗教，即歌德即尼采，心中復述之詩人宗教，全為希臘時代文藝之產物，與吾人更明之古代實際，毫無關係也，蒙生，論羅馬史家，其意蓋特指塔錫圖斯也，謂彼等乃言其所當略而略也，其所言之人即實明釋西歐人，對於歷史之態度也

晴窗隨筆

大槪

(甲)華德博士戲曲優點論

嘗讀英國辭書，至戲劇條，(第十一版第八冊四七五至五六四頁)作者華德博士(Abol Phus William Ward. LL. D. Litt)一八三七

一九對於中國戲曲，論述甚詳(頁四八至四八六)大要按下列各端，二分敘——正宗昌

盛期——琵琶記——衰微——理論上之目的——

宗教劇——歷史劇——家庭劇——人物之範圍——

構造及鋪敘——主角唱者——詞采——

優點——佈景與服裝——演者，中除敘元曲如

趙氏孤兒等在西洋文壇上之影響外，其最令人

注意者，即所論中國戲曲之優點是其大旨以為

普通之優點，厥為構造之奇巧，與人物之繁蹟

，至個中佳著尤能以情節之動人心魄景色之超

美。組織之細緻，真正之想像力與談諧別擅勝

場云，國人驚於新異，拜「洋」之極，乃多毀棄

黃鐘。鳴瓦缶者。聞之當知所警矣。

(乙)跋左傳真偽考

珂羅備倫所著左傳真偽考。國人陸某，譯為華文胡某為序，衛某為跋，新月書店出版，今按作者結論，以為左傳為先秦古史，其文法頗有條規，大抵與國語相近，其異者，惟用如字之作像字解者，左傳之特例，而國語則兼用如若二字，若其所同，不勝縷指，然則舊疑左傳摘自國語，固若可信者矣，又珂書時以左傳曾經割裂為言，且以其事，或即出之劉歆，殊不知經傳合，始自晉人杜預，預之注序，所敘固甚明也。

外國名著譯品敘錄

嘯桐

(甲)十日談

意大利薄伽丘原著

黃石譯
胡簪雲

一冊 開明書店印行

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實價三元五角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Decamerone 是書以文筆清順，巍為意大利散文

開山之祖(用法格說)內敘一三四年頃，佛

羅稜薩大疫，有七女三男，避地村落間遠故

事以消遣，人各一篇共一百篇，會萃衆說，

假設事迹以聯貫之，古昔多有此體，如印度

之 Pancastantia 亞拉伯之一千一夜(天方夜

談)皆是率取材於故事，俗說，而一徑運化

，無不美妙，敘述仿 Apuleius，問或失之不

莊，惟有清新愉樂之精神，乃能於陰鬱之中

古時代，開拓一新方面，功績甚偉，(用周

作人說)此書作於一千三百四十四年至一千

三百五十年之間，其中故事，多關男女愛慕

之事，時人後輩，受其影響或攝其本事為詩

歌戲劇題材者甚多，英國文學之父喬叟之名

作，坎特白雷談，即受此書感興而作(略用

鄭振鐸說)此書十七世紀之英譯本所取「歡

樂機智，雄辯，和談話」之標題，表達最常

，其中故事至打譯至極細緻之哀感，或則與

瑣屑故事，或則猥邪至不可揭諸近代家庭雜

誌上，然絕無一篇，觸犯文藝上最大過錯曰

沈悶者，是故本書與其他偉大文藝作品同，

乃凡有辨別自己左右手之頭腦者，所可以有

趣而健全之良心閱讀之者，書中故事有採自

法蘭西彈之古詞，而插話則或襲亞歷利厄所

著金驢，英國詩人自喬叟以至濟慈皆由之借

取材料，然其時地色彩，依然存在，仍為十

四世紀意大利之寫照，或寫照之集錦，至其

輕軟之文章則愉快藝術之媒體也，(用瑪西

說)前乎薄氏著書二年許，西班牙有攝政王

約翰滿紐爾，著劉克拿伯爵一書，亦短篇故

事集與此書體例略同，亦撮拾叢談瑣語，而改造之以合其目標者，因始創西班牙散文而造西邦文藝一新泉源焉，後此法國 *Antoine de La Salle* (一三九八—一四六一) 以輕鬆動人含有譏諷之輩，敘武俠故事百則，曰百新小說 (*Cint NonVelles No. nouvelles*) 亦衍薄氏十日談之緒者也，(同時仿作尚多以此為最) 至十六世紀那佛雷后 *Margaret de Valois* (一四九二—一五四〇) 則著 *Hepfamerio* 七日談，體例取材，皆極相似，然於談者個性則加確定，以與所談故事相孚，蓋自鄙分觀之誠乃青勝於藍自整部觀之，不免差遜 (甲 *Tarneson* 說)

此書前有柳安選譯本，此則據多馬斯，來特 *Thomas Wright* 英譯全文，其間儘有來特修正處，二君及亦未細勘原文，然此英譯全文，在英國仍屬秘密印行者，至原本則係分期出版，上冊為前三日故事，書成經年，始續作後七日故事為下冊，一七二五年，帖奧魯洛里，嘗校印之謂薄伽丘不諳詩體惟在故事中盈溢詩之像，詞句富於秀美優雅，而每日結束時所唱歌仍係水平線下作然洛里仍表列敵佈於其流麗散文中之優美詩句，共凡六百六十二章之多，余前撰詩式撫譯補義論及薄

氏織錦體詩夢中緣 *L'amorosa Visione* 其意文全集有 *Monfieri* 所編十七卷本 (一五三四，佛羅枝薩) 國內通意文者如錢稻孫李全髮諸君大可譯其原書，示人全豹 (英文節譯本甚多，其一曰從狄卡美龍裏譯的四十小說，*Forly No ves From the Decameron* 有慕萊 *Henry Morley* 序 *Routledge* 公司出版餘詳本書附錄略論薄伽丘及其作品文)

本書的事最為人所稱道者，為第十日所談最末一則，敘侯爵瓜爾底娶農家女格麗斯達為妻，多方試鍊其德性，卒詩明其為世界上最謙遜能耐忍之高尙婦人事極動人觀感，

(乙) 孤獨之魂 一冊 民國十八年四月出版 定價五角

此中華書局，現代戲劇選刊之一，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日本武者小路實篤原著，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崔萬秋譯書為三幕劇，前抑序幕猶四幕也，寄文人畫師之煩惱作者蓋自傷身世也 名拙劣，如第三幕佈景譯文「一個海岸的旅館之別莊」，直不成話，至篇首登場人物表，只列九人第三幕中，實另有一雜誌記者登場，明當添入，則不知是著者之疏，有或譯者所遺矣，

(丙) 吉訶德先生 一冊 賀玉波譯實價四角五分

民國二十年五月初版上海開明書店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小說類第四種

此書原文，係西班牙西萬提司 *S. M. Cervantes* (*ote* (一五四七—一六一六) 所著原名 *Don Quixote* (堂克著德) 世所稱「於嘲笑中結果了西班牙的騎士風尚者中世紀文學之「押陣大員」西班牙之推一佳書也，論者謂書中所敘吉訶德與其忠僕山差 *Sancho* 之言談，足示人心之兩趨向一方為仁慈慷慨虔誠犧牲幻想，一方則為常識真實及情理無怨毒之心存乎其間誠足傳千古，確實不誣我國舊有文言譯本，曰魔俠傳，(二冊定價一百) 為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之，近經收入萬有文庫中，今本乃據英國卡林頓 *Camlington* 節略本譯成，原作所有許多附屬故事與詩歌，皆不具故徒可以娛悅青年，至可惜也

篇首有譯者的四頁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日作) 撮述作品生平略謂作者以向貴族收稅不得反被拘 (此與吾國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初不肯後亦折服事正相反) 乃於獄中草此書，一六〇五年出版銷行極廣云書中，吉訶德因多讀武士小說，於魔法戰爭，格鬪挑釁，受傷求偶暴風雨，與愚呆店主，等印像過深相信過切，馴至懷疑世界歷史，可謂乃吾國時髦人好聽平劇，愛唱孟姜女而因之懷疑古史者寫照殊堪玩味書中又謂「他正以自己所見的事物強合於固有的觀念」此吉訶德失敗之惟一原因，亦吾人介紹外國事物與吾國有文明相溝通者所宜深省者也，

